

● 第五卷 哲學

務實與論理輯編



● 輯編者 伍人輯編所國民華中

● 發行所 書中書局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編印

報學叢書第五種

編輯理論與實務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報學叢書編印委員會

報學雜誌發行人：胡 傳 厚

主任委員：沈 宗 琳

副主任委員：馬 全 忠

委員：

黃天鵬 黃宣威 徐佳士

李 瞻 張繼高 羊汝德

常勝君 李若岩 馮愛群

丁文治

報學叢書第五種

編輯理論與實務 全一冊

主編者：胡 傳 厚

編印者：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行人：馮 愛 群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賬戶：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三二二 三四一一 三三〇一 三四一五 三三六六 三三七七

定價 精裝 新臺幣 一一〇元 平裝 新臺幣 八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0505

書價自六九年元旦起調整
並定價以本局最新書目為準

「報學」叢書總序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自從民國四十年一月先成立的臺北市新聞編輯人協會起，就創刊了「報學」半年刊。到民國六十二年的六月，一年兩期，五年一卷，已經出版到第四卷第十期，共計四十期，大約有一千一百多篇文章，一千多萬字。

以一千一百多篇文章或一千多萬字來說，當然並非篇篇傑作，字字珠璣。但是，我們引以為慰的：其一、「報學」創刊於大陸陷匪，國內新聞學書刊出版中斷之際，前一個十年，多多少少有一點存亡繼絕的意義。其二、「報學」記述和譯介了中外新聞學術理論和大眾傳播事業發展的實況，廿年來，自有其涓滴江河的貢獻。

事實上也是：「報學」每期出版，當時固然並未紙貴洛陽；但皮藏中的存書，陸續發售，每年遞減，有四、五期甚之不得不影印補充，以應各方需求。如此，屢想取精用宏，分類編印叢書，以續廣流傳。茲得學生書局諸君子的贊助，得開始其事，誠為一大快事。

本叢書的編輯，原計劃分為十種：(一)新聞學理論。(二)新聞自由與自律。(三)採訪與報導。(四)新聞編譯與資料。(五)編輯理論與實務。(六)新聞事業的經營。(七)廣播與電視。(八)中外新聞事業。(九)輿論、公共關係。(十)報人傳記與回憶。每種一冊，每冊約廿五萬字。為求選材允當，校訂周詳，特約聘十二位專人共組編印委員會，分工合作，共襄其成。「新聞自由與自律」在編纂時，主編徐佐士先生從其中抽出一部稿件，增出「新聞法律問題」，編為報學叢書第三種。

近年來，由於新聞事業的進步，新聞教育的發達，國內有關新聞學術的刊物和專書，有如雨後春筍，蔚為大觀。本會此時編印「報學叢書」，也許有趕熱門之嫌，請以敝帚自珍目之諒之可也。

「編輯理論與實務」序

「編輯理論與實務」，是報學叢書預定的書目之一。就原則說，這本文集的內容，應該涵蓋報紙、通訊社、新聞雜誌、無線電廣播與電視等所有新聞傳播媒介的新聞編輯工作，而不應以報紙為限。

可是，也許是報紙的編輯工作，較之其他新聞媒介的編輯，更為重要、複雜，或者是由於新聞工作者囿於傳統的習慣，重視報紙編輯；以致「報學」所載有關編輯理論與實務的文章，都是屬於報紙的範圍，沒有一篇討論其他新聞媒介的編輯工作。因此，本書的內容，實際上是報紙編輯的理論與實務。

正如胡傳厚先在他所撰「報紙的編輯方針」一文中所指出：「編輯」一詞，係由「編」、「輯」二字所組成，「編」的意義是「編列」、「編排」和「編織」；「輯」則是「蒐集」和「彙集」之意。我國新聞事業中所稱的「編輯」，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解釋：廣義的解釋，包括新聞的採訪、蒐集和編排、組織；狹義的解釋，則僅指新聞的編排、組織而言。但是，一般的觀念，顯以狹義的解釋為多。

因此，本書所選的文章，除了姚朋先生的「論編採合作」與上述「報紙的編輯方針」兩文外，其餘都是討論「編報」的實務和技術，而不涉及新聞的採訪和蒐集。有關討論新聞採訪和寫作的文章，則另編一冊印行。

本書並選輯了幾篇有關副刊、新聞圖片和新聞漫畫的文章，以供參考。這三個項目，對於報紙的編輯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報學叢書
第五種

編輯理論與實務 目次

「報學」叢書總序……………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一

「編輯理論與實務」序……………報學叢書編印委員會……………二

論編採合作……………姚朋……………一

報紙的編輯方針……………胡傳厚……………一二

編輯事務上的幾個小問題……………冷楓……………二五

編輯藝術論……………程曉華……………三一

新聞標題的功能與其發揮……………鄭貞銘……………三八

標題與閱讀心理……………荆溪人……………四七

目錄……………略談新聞標題的寫作……………葛永家……………五九

社會新聞標題製作研究	鈕	撫	民	六六
論特寫標題之運用	黃	麗	飛	一〇六
論版面實務	姚	朋	朋	一一七
報紙版面應該怎樣變	徐	佳	士	一三四
新聞製作技術之革新與新聞編輯	安養寺敬郎	譯	作	一四四
報紙版面研究	朱	信	信	一五一
編報之尺	王	德	馨	一六四
怎樣辦一份通俗報紙	大	方	方	一六九
編輯業務座談會	臺北市編輯人協會	臺北市編輯人協會	臺北市編輯人協會	一八一
中美兩國報紙處理新聞的異同	臺北市編輯人協會座談會記錄	臺北市編輯人協會座談會記錄	臺北市編輯人協會座談會記錄	一九三
美國報紙編輯業務概述	江	德	成	二一四

第一版編輯工作報告	姚	朋	二二二
國際版的幾個問題	牟	非	二三七
我沒有編好省市版	荆	人	二四一
理想中的地方報紙的地方新聞	尹	曼	二五三
地方通訊版綜論	陸	仁	二五九
地方通訊的十大難題	丁	文	二六八
怎樣編副刊	王	平	二七六
釋副刊	孫	如	二八〇
談副刊內容	沈	仲	二八七
新聞照片的編輯	之	行	二九〇
圖片與新聞	朱	信	三〇一

漫談美國政治漫畫	湯
英國的新聞漫畫	洪

德

臣	三一
珊	三九

論編採合作

姚 朋

「……我在戰場上混得相當久，深知所謂士氣也者，百分之九二即是士兵以自己的部隊為榮耀，對於比肩作戰的戰友有信心。」

恩尼派爾：荒誕的步兵

近代報紙的內容，隨着社會的進化，一天比一天地複雜起來。內容複雜，便需要高度精密的分工。但分工若不能合作，力量便不免分散，而影響了整個工作的推進。所以，在報學的範疇之中，不僅要研究每一個部門內的工作，如何處理，如何改進；更要注意到幾個部門之間的工作如何連繫，如何配合。編輯與採訪的合作，可以說是問題之一。

編輯與採訪，縱使不能說是決定報紙內容最重要的部門，但至少可以說是最原始的部門。任何一個報館不能沒有編輯部，不能沒有編輯與採訪工作。所以，我把這影響報紙內容關係最直接的兩個原始部門的工作，單獨提出來，根據區區實際工作體驗所得，就兩部門分工的現況，工作的特質，及合作的原則等問題，加以討論，就教於同業先進。至於此種討論的結果究竟是否正確？以及其是否能對實際工作有所影響？則非筆者所能臆料的了。

一、編採分工的現況

當新聞界為響應政府厲行節約的號召，而將各報篇幅一律減縮為一大張半的今天，編採工作較過去有了重大的改變。篇幅的緊縮，對新聞的容納量之限制更為嚴格了，因而，編採的密切合作也更較過去為必

要；甚至於有人覺得無妨內外「打成一片」，似乎這已成了不久即可以實現的趨勢。

相反的，由於「打成一片」的密切關係，也有人持有另一種說法：

譬如：「歸拉包堆一張半，除了廣告，每一版都剩下巴掌大那麼一點篇幅，又有通訊社一本一本的稿子，記者寫了稿子反正還是要刪要丟，何如乾脆不要記者，只煩編輯先生剪刀漿糊把各種通訊社的稿子貼裁裁，照樣出版，豈不乾淨利索」？這是「剪刀漿糊一元論」。

又如：「說來說去就是這麼幾件子事，就是這麼幾個題目，新聞的 Leading 寫得好，自然就有好標題。一版統共三個半標題，何必害編輯們熬腦子？只要記者先生認識字號標個題記個行數，採訪組的稿子一直就往排字房裏甩，有多麼爽快」？這可說是「一條鞭到底」主義。

當然，大家都可以看出，這兩種說法都非持平之論。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在這兩種說法之中，在目前確實也可反映一部分事實。

現在的問題是：究竟編採邊需不需要分工？也就是說，究竟在編採工作上，是否有不容混同的特質存在，這是值得研究的。

二、論採訪工作的特質

採訪工作主要任務，是得到新聞。所以外勤不僅要圍繞着新聞對象去「跑」新聞，而且要從亂糟糟的新聞材料中有選擇地去「採」，還要能針對着重要的關鍵所在，主動地去「訪」。

跑是「脚到」，訪是「口到」，採則不僅是「眼到」，而且要「心到」；用各種手段將新聞追到了手，還得拖着疲乏的身子，趕回報館，把握時機，在最匆遽的時間內把新聞寫出來，這是一手到」。

採訪新聞與寫成新聞，所需要的是兩種才能。奔跑的人未必寫得好，會寫的人又未必跑得動，這是一

重才唐。採訪是「如何把新聞得到」，而寫成則是「如何把新聞表現出來」。假使你得不到新聞，縱然你妙筆生花，也寫不出新聞來。但假使能得到新聞而寫不好，也就是說你不能把你所知道的驚人的重大新聞，很正確地傳達給讀者知道，則你在採訪上所花的工夫，縱非全部冤枉，至少有一部分是白費的了。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外勤記者的稿子不容易寫得好，也有其可以原諒的地方。

①一個作家寫作的時間，有充分的自由。他可以反覆琢磨，精益求精；像歌德的浮士德，足足寫了一輩子，這是大家熟知的例子。記者則不然，無論遇到多麼重大的事情，都必須在一兩個小時內完成，不容從容構思，甚至連覆讀一遍的時間也沒有。

②一個作家在他選定寫作題材的時候，他有充分的自由。不熟悉不瞭解的事物，他可以寫，無深刻愛憎的事物，他可以寫。他寫的都是他最關切的，最有興趣而又最有研究的事；但一個記者則絕無比自由，不知道的事情你有知道的義務，不懂的事情你有把它弄懂了的責任。但近代社會究竟太複雜了，太繁瑣了，有誰能擔保一張報紙上所有的事物你都內行？所以一個記者有時不免要捏着鼻子硬去寫自己一知半解甚至一竅不通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當然很難寫得好。

③一個作家，無論是文藝作家也好，政論作家也好，他可以有他自己的章法格調，讀者是以欣賞專家的態度去看的。即使他看不懂，他只會抱怨自己程度不夠，不會怪作家的作品太深奧。記者則絕對無此權力。記者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是要使大多數人瞭解他們原所不太瞭解的事物的。所以，文字一定要大眾化，不能用冷僻生僻的字眼兒，不能用複雜囉嗦的句法，又不能寫得太長，否則你就不會被大多數讀者所欣賞。

新聞界前輩蕭同茲先生為從記者出身的某女作家的書上寫序時，曾有大意如下的感慨說：「……一個好的新聞記者，一定可以成爲一個成功的作家，但是，一個成功的作家，未必能勝任一個好新聞記者」。

其道理在此。

假使我們能肯定外勤記者「得到」新聞比「寫出」新聞爲更重要，那麼我們也就肯定下一步的結論：即外勤人員工作上最重要的特質，是「動」。

此所謂動，當然不是盲目地蠢動亂動，而是能主動地積極地發掘問題，掌握問題，解決問題。新聞學上所謂五個W一個H，即是構成種種問題的元素，外勤記者的「動」，第一步固然是爲追求這五個W一個H的正確答案；但其最後的工作，是將這六個元素有機地組合起來，產生對「問題」的答案。

同業中密友某君，去年曾對我感慨地說：「跑新聞多年，而今方知昨日非。過去只知找新聞人物，趕熱門，現在才明白主要的還是要跑問題。只要心中先有腹案，有準備，不一定是熱門人物才可談出重大的新聞來」。這種說法當然並不足以解釋所有的採訪場合，但我覺得，採訪記者在心理上似乎需有此等境界。

所以，採訪記者不僅是要動，而且要「主動」，要有目的有準備地動，如此則才能算勝算在握；即使在採訪競爭上偶然打了敗仗，也可算盡了人事，非戰之罪，值得諒解與同情的。

三、編輯工作的特質

反過來看，編輯人員的工作特質是甚麼呢？我以爲可以提出一個與「動」相對照的「靜」字來，籠概一切。

第一、編者必須以「靜」才能控制版面，才能使在一天之內所發生的新聞，有條理有輕重的安排起來，組織起來。無論新聞的內情如何複雜參差，由於報紙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編者必須要予以全盤的控制。並且在發稿次序的調配上，還要竭力設法能使於工場的工作，以期爭取時間。在這種情形下，編者便

必須鎮定沉着，才能駕馭變化無窮的新聞，使之在自己所能支配的一定篇幅之中就範。

第二、編者必須以「靜」，才能控制內容。新聞是着重事實的報導的，新聞自然以能親臨目睹，直接「跑」來的爲最寶貴。不過，寫新聞有時和照相一樣，過分的逼近了事實，往往却不容易把握其全貌，尤其是重大事件發生於猝然之間，即使是平日訓練有素的記者，也不免會因緊張、興奮而影響了平日的能力。有時他會捨本逐末，只去寫新聞裏邊的細節，而忽略了綱領和關鍵，使得寫出來新聞不能開門見山，眉目張，使讀者無法了解新聞的重點。也有時候，一個記者他雖得到了很重要的新聞，但由於頭緒太多，連他自己也可能一時發覺不出那條新聞的重要性。此外，更由於體力的疲憊，心神的亢奮，時間的匆促，都可能致使記者在寫新聞時，發生筆誤、重複、脫漏以至其他技術性的缺陷。——作爲一個編者，其最大的責任也就在這裏，他一方面要能增簡刪繁，校核缺誤，一方面更要能根據報紙的立場，使本報記者報導中之特色，儘量的強調出來，發揮出來。同時，編者更要能站在讀者的立場，假定自己是一個甚麼都不曉得的人，來讀一條新聞，去考驗這條新聞究竟能不能給你一個鮮明正確的印象。

要達到這樣的任務，編者更是非「靜」不可。大學上所謂「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說話，是很正確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我想：古今中外講編輯學道理的，也無非這幾句話而已。

四、兩個「極端」

分工是爲了合作的。倘使分工而不能合作，這分工也就毫無意義。影響合作的因素，往往即在於大家過分強調了分工的觀念所致。各人只注意到本身工作範圍內的問題，只就自己的方便來處理問題，那就不能容易得到大家都同意的結論。所以，我現在要討論的是，編採人員因受其工作特質的局限，而對於其

工作態度上所發生的影響。這些態度，我以為對於編採密切合作是一種障礙。

我自己是一個從事編輯工作者，讓我先從編者方面說起。編者所易犯的「弊端」病是什麼呢？

第一、「技術本位主義」：有人說編輯編得久了，便不免成了「編輯匠」。一切依形式為取決，只要版面勻稱，外表好看便得。標題求其四平八穩，八面玲瓏，怎麼解釋都可以。編而成「匠」，便成了無進取心，無好勝心。「盤子是鐵的，字是鉛的，稿子發滿了，叫我有啥辦法」？——從技術觀點看，這種話固然不錯，但不能算作解決問題，爭取新聞的積極態度；假使報紙老是一幅「無可奈何」的面孔，天天是那一套公式化，三長兩短，拼起版來了事，又如何能吸引讀者呢？

第二、「不求甚解主義」：在目前的中國新聞事業中，採訪已是比較接近專業化了，但編者則還是停在「包辦」階段。一個版面的主編，幾乎是天文地理，軍事政治，外交法律，文史哲藝，非得樣樣精通不可。事實上呢，「不精」的固然大有人在，「不通」的恐怕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這實在也不能怪我們編者低能，實在是新聞範圍太廣泛了。舉個例說，美國宣佈氫原子彈爆炸了，試問自由中國乃至全世界有幾個人是對於這一種新武器「搞通」了的呢？——當然，事實上不會天天有氫原子彈爆炸，可是類乎這種性質的情形太多了，「反正大家都搞不清，就這麼作個題目算數」。——這就是不求甚解。不求甚解當然便不會解，不解而解，其結果便是「強作解人」，冒充內行。——「隨便這麼新聞來了，就作他一個三不黏的題目，看起來也許覺得不大對勁，可是也挑不出有甚麼大毛病來」。「不甚解」是每一個編者無法避免的困難，但若更「不求甚解」，那才真是耍不得。這樣幹下去，不僅個人永無進步，報紙也就永遠不會精彩。

第三、「大而化之」主義：「不求甚解」是本來「不解」，而又不去「求解」，大而化之則是本來不必「求」而可「解」的事，却也有意無意馬虎過去了。舉個例說，一條新聞說：某甲昨天正午十二點請某

某吃飯；另一條說：某甲昨天那個時候在某處主持甚麼會議。類似這種情形，編者如能警覺，是可以及時糾正的，但往往也大而化之，兼容並包，籠而統之，使讀者茫茫然莫知所從了。

第四、「事後搖頭」主義：一條新聞發表以後，有了不好的反響，編者因為事前的瞭解不夠，便不免會「事後搖頭」說：「這是我們外勤兄寫的稿，沒想到也有了問題」。——這種態度是不妥的。在第三期報學上，鄭炳森先生「編餘偶語」的短文中有一段說：「一把剪刀可以分割世界，一點漿糊可以團結人羣；紅筆一歪，等於一條支離的血痕」。一個編者是該有這種抱負的。隨便他甚麼人寫的稿，總要從編者手中經過，編者便得要謹慎負責地讀一讀，研究研究，必要時還要改一改，問一問，甚至攔一攔。這不是編者的權力，而正是編者的責任。要給讀者甚麼東西看，編者是最後的一關，守護這個關口的責任是何等神聖，豈是「事後搖頭」所能推脫得掉的呢？

× × × × ×

現在，再來檢討外勤朋友們容易走的「極端」：

第一、「見木不見林」主義：外勤比較專業化，但其目光也容易為專業所囿；跑軍事的不管外交，跑經濟的不管體育，看報的時候，先看看自己寫的稿登了沒有？怎麼做的題目？是不是比別報小一點？假使沒登，心裏當然不大愉快，至於本報比別報多着別的新聞，或者有別的長處，則往往不肯多去研究。

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要，本是一種好現象。不過「敬業」還要「樂羣」來調合。即使有很重大的新聞，也很難說把別的新聞都丟掉。因為報紙的讀者，本來就是需要不同，利害不同，興趣也不同的呵！何況，社會間各種關係波光交網，互為影響，一個人只注意一方面，無論如何是不够的。

第二、「時間不值錢」觀念：記者在外面跑的時候多，在報館裏參觀報紙生產過程的機會比較少；天色平明，洗版房機器房「趕班」的那種緊張情形，外勤大抵看不到。因此，一個記者在得到新聞時他往往

很精明，很會掐時間；但在寫的時候，倒不免喝喝茶，歇歇腿，一板三眼，慢慢揮毫。有時編者發牢騷：「同樣一回事，爲甚麼通訊社的稿油印都出來了，自己的稿子還不能出籠呢？」我以為這並不是記者的能力問題，而是觀念問題。只要他能明瞭了出報的各種過程和時間的寶貴，不用催他也會早起來的。

第三、「交賬」主義：目前有所謂集體採訪，配給新聞，不偏不向；一人一張油印，拿回來一交了賬的情形，這當然也不大妥當。一則油印的內容往往並不完整，不合新聞的要求，有時文字上也需要改寫。記者若只是這樣「跑」而「拿」之，似未免有規避責任之嫌。尤其是開甚麼大會，從早到晚發出來的油印幾萬字，假使記者自己連提要都不寫，全等編者去圈去點，耗時費事，對報紙爭取時間的要求，也是不合的。

第四、「公式」主義：好像編者久之會成爲「編匠」一樣，記者若久而不求進步，也難免流於匠氣，千篇一律的填公式，譬如「戎裝佩劍，容光煥發」之類，第一回用蠻好，用得多了便引人反感。好像是把新聞用語作成了套子，某種情形發生，往上一套便得，因爲缺乏真感情，當然也就很難引起讀者的共鳴。

第五、汲汲好名：名纔利鎖是人生上的兩大關，新聞記者大都能看破「利」的誘惑，而難逃「名」的羈絆，在外面跑的記者尤然。這是因爲一個外勤的聲譽，不但可代表他工作的成績，而且對他工作上也有很多方便。因此，當然誰也願意成爲「名記者」。不過，名不名是要靠工作表現來決定的。只有加緊努力才行，否則，單是常常在報上把名字登出來，也許可以有「名」，但是否能名下無虛呢？恐怕就有問題了。

此外，由於內外勤工作的不同，久而久之，甚至會影響到一個人待人處世的態度。譬如有人說：外勤記者往往流於浮華誇大，而內勤則又過份的不修邊幅，外勤見了人總是「不熟也有三分熟」，內勤則是「隨你天王老子我也不買賬」的撲克面孔。其實絕不是每個人人生下來就是專門準備着幹那一行工作的，而是